

慕索里尼

沈尤 推 達 吾 合 譯

ELUDWIG 原著

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重排第一版

慕 索 里 尼 (全一冊)

定價 叁 元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原 著 者	譯 者	發 行 人	出 版 者
路 忒 維 許	沈 寶 龍	陸 高 誼	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暨 上 各 省 海 世 界 書 局

譯序

我們譯完這本書之後，本沒有寫譯序的必要。我們都知道，慕索里尼是意大利的獨裁者，是法西斯蒂黨的創始人，是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大怪傑。據說二十世紀世界的動向，盈天下的人『不歸於楊，則入於墨』，而慕氏無疑即代表二十世紀二大陣營中的一派。

當代除慕索里尼之外，還有一個怪傑，就是列寧。這兩人同爲獨裁者，但由一般所見，兩人所走的路完全不同。一個要竭力廢除私人資本的企業，一個卻保障私有財產；一個要視四海弟兄如一家，一個却以爲唯意大利人是天之驕子。其實我們仔細一看，兩人所走的路，却又有幾點同歸一途：他們都要把個人主義完全消滅，使人民從集團生活重行獲得所謂個人的自由；他們施行破壞工作，都採取同一激烈的手段；他們都從事於建設事業，在薩地里亞建築了水閘的工程師奧莫地厄（Omideo），又被請到俄國，在品泊建造同樣的水閘；他們都有不少敵人，但他們都暫時置之不顧，只埋頭在建設，建設！

慕索里尼曾經是激烈的社會主義者，爲爭自由而奮鬥，後來變了法西斯蒂黨人，却要青年絕對服從，要『秩序』。這顯然是一種矛盾。早年在從軍的時候，十分能做一個模範軍人；社會主義與軍人天職兩者

間，顯見得又有一大矛盾！但慕氏一一都斬釘截鐵地答復了，其間並沒有什麼矛盾，這話對與不對，我們可以自己觀察。

從來爲慕氏作傳的人不少，但並不能使我們正確認識其人，由一般傳記所見的慕氏，忽而是個拿破崙，忽而又是一個克崙威爾。即是他那本自傳，也只是些片斷記事。十年來掌握大政的慕氏，至今尙未過五十歲的壯年，發展的方向正多，給他蓋棺論定，事實上有所不能，所以本書的著者，認爲慕氏的傳還不能寫。

近代的傳記，已另走了一個方向。如從前騷賽 (Souley) 作納爾孫傳 (The Life of Nelson)，用極多篇幅描敘其生時死時的一切，而近代傳記，則完全不同，如維多利亞后 (Queen Victoria) 的作者斯特來琪 (Strachey)，竟用兩句很乾脆的話，寫維多利亞之死。這不惟在否定方面顯示得輕漠了一個個人的生死，反之，在肯定方面，更表現近代傳記已不是散漫的記實之作，而是用藝術家看模特兒的眼光，以整個人格爲表現的對象，視之爲崇高的藝術品。這種不同處，我們試一比較艾克曼 (Eckermann) 與歌德的談話集，及魯登 (Luden) 與歌德的談話集，就可以明白。似前者那種瑣屑記事，已不爲現代人所屬意了。

路忒威希 (Ludwigs) 描拿破崙傳，就充分表現這種趨勢的成功。現在這本書，他又用同一態度，爲「慕索里尼繪一幅印象畫。」他甚至宣稱把慕氏當作已故的歷史上人物來看，亦即在適合於這一點。他

繪出一個結合詩人與行動者於一身的人物，表現一個行動的人更需是一個思想的人。這是一件藝術品。兩個異極的電子碰在一處，會發出閃爍的火光。現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信仰者，與一個獨裁能手相遇，在談話中當然會迸出強烈的火星。路氏每一句話，都充滿着挑釁的情調，警惕深入，使我們讀後，替慕索尼尼捏一把冷汗。但無日不在發令的慕氏，却能侃侃而答。我們讀這本書，實等於看這兩個天才的才具競賽。他們的談話，在去年（一九三二）春天舉行，不久即用德文出版，原名 *Mussolini's Gespräche mit Emile Ludwig*。我們所根據的，爲 *Eden & Celso Paul* 的英譯本，譯文題「慕索尼尼」四字，並非我們的過分，讀者看完自會明白。至於譯筆方面，原文是對話體裁，我們力求保持原來口吻，力求流暢可讀。最後我們記起路氏所問，如果慕索尼尼死掉，意大利將怎麼真的？慕氏雖然已在訓練着後繼者，我們仍替意大利的未來擔心！

再者謝謝陳抱一先生爲我們繪了一幅極難得的封面！

譯者一九三三・五・十二。

目次

導言

第一部 統治者之訓練

貧窮

軍人生活與新聞記者生活

歷史

第二部 轉變

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

戰爭之原因

獲得政權之路

第三部 權力問題

目次

一
一九
一九
二二
二九
三八
三八
四六
五二
六一

治人問題.....六一

影響羣衆.....七〇

獨裁制之危險性.....七八

第四部 權力範圍.....八六

歐洲.....八六

世界各國.....九一

國內發展.....一〇二

羅馬與教會.....一〇八

第五部 天才與人物.....一一五

行動與內省.....一一五

自負與行動.....一二五

藝術.....一三三

孤獨與命運.....一四〇

導言

本書來歷

本書所記談話地點在羅馬的維尼琪亞宮，時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四日；談話每日一小時，未嘗間斷。當時我也說意大利文，每節談畢，即用德文記下。其間只有第一部份，我記入幾句意大利原文，仍刊於本書德文本中。至於德文原稿中慕索里尼所發各語，都交本人親自審定過。

除上述談說外，本文並未插入其他材料，不過對於薩伐娣女士（Margherita Sarfatti）的慕氏傳文，所給許多的暗示，我應表示十分謝意。羅馬史料文獻，全未採用；研究慕索里尼的各家報告，我也未曾參考。簡言之，本書所記一切，全是我同慕氏談話的實錄，未經若何增改。

政黨關係

我對於這位獨裁者的不信任，在心理活動已有五年之久。我有許多意大利友人，也大多反對他的統

治。我一到意大利，四處只看見制服、旗幟、徽章、徽章上那種太陽；那太陽在德國雖於東方又有突升之勢，卻已漸見西沉。

意大利的外表，據我所見者有三方面。第一，「民主政治」和「議會制度」的基礎已經崩潰，代之而起的。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另一種形式；政治生活的傳統形式已破碎無餘；傑出的人材極見稀少。第二，在羅馬與莫斯科，我都看出在物質方面極有成功，因而認識了這兩個獨裁國家的建設事業。第三，觀察到心理方面，我認爲羅馬這位政治家，雖常在口頭上讚美武功，衷心實際並不若何傾向於好戰。

但自我觀過慕索里尼的人格之後，我所得的印象，就遠較上述三點爲深。我（深信）一看見他許多特出之點，總使我想起尼采的教化，我心目中的這人，就脫離了他的運動，如我習常所見歷史上的大人物一樣，變爲一種獨特的現象。

政客們的許多笑臉，與我在本國所接近的許多黨人的精神一樣，同樣地不能擾亂我的心地。在我的意思，一個人有許多很小的特點，比他任何一篇冗長的演說，更爲重要，我每要對一個政治家下判斷，他的小處特點，就幫助我預測他的行爲。現代一般所謂冷靜的人，認爲重要的當日的政情，以及政黨的黨綱，於我卻毫無興趣。我從未屬於任何一黨，如果有所謂「反戰黨」者的存在，也許我能說是其中的一員。近十年來的情況昭示於我，使我明白世間無絕對至善的制度，不同時代，在不同國家，必定有不同的政府制度。

我既然是這樣一個個人主義者，我當然不會變成一個法西斯蒂者；但話雖如此，我仍能看出法西斯蒂運動，在意大利成就了不少大事業。至於在另一方面，若要把法西斯蒂全部搬到德國來，我想法西斯蒂就會糟到不成樣子；這原因在本書第四部談到，現在姑且從略。何況德國的政治舞臺上，根本找不出一顆慧星，堪作這種法西斯蒂的領袖。

因為我是外國人，我當然很易於取公允的態度，觀察意大利的官員。如果我是一個拿破崙時代的法國作家，我自然也能像謝多勃良（Chateaubriand）一樣，站得高高地觀察一切，又如果我是當時一個德國作家，我必定也像歌德一樣，竭力讚美這位君王。所以，我觀察慕索里尼，也就用這同一態度；吸引我的，是慕索里尼本身，與政見毫無關係，就是慕索里尼在反對凡爾賽和約時，突然變成意大利化的忒羅爾，其間的矛盾，我也毫不加以注意。德國的法西斯蒂黨想到這種矛盾，會感到兩可難解；至於我之不見此點，並非我的缺陷，因為我只用藝術家式的眼光，觀察一個傑出的人物。

初次會晤

我第一次看見慕索里尼，就覺得他的人格很特出。一九二九年春季，正當意大利一般資本家對他漸漸不滿意，而他的外交政策也漸漸和緩之時，我就設法同他接近。那年三月，我就同他談過兩次話，後來又

得這次同他再見。我每一次同他談話，總事先預備，談及我們兩人決難同意的事，即自由與法西斯蒂究有無衝突的問題。從這幾談話，我立刻分明看出，所謂正統的法西斯蒂，與法西斯蒂創始人的真意義間，有如何深大的一條裂痕——每一種大革命大運動中所不免的裂痕。更進一步，我歷來覺得分析歷史，須多借重史中人物的談話，而書本記載，則在其次，更充分證明其不誤。因為，大凡一個人，在談話的時候，總比用筆寫的時候，更能表白他自己的一切，尤其是不善做作的慕索里尼，更是如此——說到這方面，攝影師，一定會感到不安，因為他們已經把慕索里尼的滑稽畫，呈獻在世人眼前了。

頭幾次見面，我就不在觀察意大利一般人心目中的這位領袖如何，這位領袖對意大利人的態度如何，而在探討歐洲所能希冀於慕索里尼如何，慕索里尼對歐洲是完全無顧忌的，所以，也就是現今全世界最有力的一個人。他仍要繼續劇變，繼續作一個建設者嗎？他做個尼采的信徒，做過無政府黨，做過革命黨。他那心中鬼魔，仍在推動着他，使他向青年時代所走的路線前進嗎？或者，反過來說，他既得了政權，就要專為私人圖利嗎？他從來是把尼采的教義精神化，用之作自大的工具嗎？

從關於政府的科學及藝術諸點，要把隨意交換意見式的談說，變為有系統的解說，並作有方法的發揮。這隨風飄蕩的氣球，已漸變為有一定方向的飛艇。同時飛行又高，進發又無限制。記錄不用書記，文書不用校對，一切都自己來幹的，就是這位怪人。

談話地點

維尼琪亞宮位於羅馬中心大廣場（維尼琪亞廣場），卡披托林丘（Capitoline Hill）麓。全宮用棕黃色石塊建成，形似中世紀有矮塔的堡壘，左方又有一所白大理石的近代大建築物，與四週的一切，很不稱配，也許待一二百年後，這建築表面變色，才能調和。這所宮殿，已有五百年的歷史，轉移過許多人的手。最初爲教皇所建，十七世紀時爲委涅斯共和國佔據，後來復失於奧國皇室之手。又一百年以後，至一九一五年，意大利人才從哈布斯皇朝手中奪回。所以，教皇君主統帶，都相繼在這宮殿上統治過全國。這宮殿的宏壯偉大，以及牆壁的堅厚，都遠勝於羅馬其他宮殿。至於廳堂牆壁之高大，自然也在其他宮殿之上。

大門有兩扇，晝夜都開着；門前站立兩個武裝衛士，此外有一個穿銀邊制服的高大僕人，你如要進門時，就由這僕人問你貴幹。但二樓有一所考古圖書館，有閱覽證的人，就可由此門通過，可見進出也並不十分艱難。要刺殺慕索里尼的人，大可以借用這種閱覽證。每到晚間，我就看見許多年青人，在那裏埋頭研究目錄書籍。中樓間有一道鐵門，可以關斷樓梯，但事實上總常常大開着。這位領袖，每天就在這裏度過十小時，我們當然不能說他像從前的皇帝一樣，深居宮中，不與人民接觸。

一層樓有大小房屋十餘間，都裝修得很雅緻。地面鋪磚，彷彿很舊。頂上則有大樑，看去也十分古蒼。此

中也同羅馬其他宮殿一樣，每窗有石窗臺。在室內算是最美部份。這許多大廳都十分空，除掉室中有一張古舊的桌，靠壁有許多不用的椅子外，別無所有，牆上則塗橘黃色或深藍色，四面掛着圖畫；有凡龍尼西（Veronese）和麥納地（Mainardi）所繪的聖母像、人像及風景畫。有幾處還有壁畫，是否真是拉風爾（Raphael）所作，則不得而知。

室內也有玻璃大櫥，櫥內有燈，藏十三世紀的貴重磁器，上面用寶石鑲有聖母像，又藏教士法衣、花邊繡物，以及聖者的雕像。還有一只俾祥丁（Byzantine）象牙廚，據說是千年以前的古物。凡看到莫拉諾（Murano）所產的毛玻璃器；看到青金的杯碗，再轉眼向窗臺那方，一瞥牆壁的堅厚，不禁就要想到當時的半裸女人，被這保壘之王，這許多披矛戟的主人，搶掠來幽禁在這兒——也許直到這般女人對這漂亮的牢獄，感到萬分厭倦，才思報復，毒殺搶她們來此的統帶。除此之外，武器與盔甲也是這古堡的飾物，那沒頭沒腦的盔服武士，混身放着黑光，彷彿雷雨大作前的天色，看見就叫人害怕。這許多空盔甲的前面，又有大廚一只，中藏短刀長劍；在獵熊的大刀旁，就並列着裝鑲十分精細的「公正劍」。

如果訪者得許入內，就由衛士爲首一人帶進高大的內門。這人列爲「護士」，裝束頗像滑稽戲裏的人物。們一打開，我們對於眼前所見，會覺得不似一間內室，倒像一幅風景。

慕索里尼已經在其中工作了幾年的一間屋，創戶開向維尼琪亞廣場，名爲馬帕·孟地（Mappo）

Mundi) 廳，原來在從前是藏第一架地球儀的處所。這房間建於十五世紀，破敗處現在已經修復。全房長有六十餘尺，寬有四十餘尺，高有四十餘尺。對牆各有一門開向鄰室，其中一道即通大廳。其他牆壁一面有大窗三扇，窗下各有窗臺，對壁則有色飾的高柱。這地方彷彿完全空虛，很少桌椅之類，即是靠牆的椅子，也一無所有，四角原有火炬，現在裝了電燈，在遠處，彷彿要用望遠鏡才能看見，對方有一個人的面影，伏在桌上寫字。

一走進這間廳堂，第一使我們注目的，就是那裝飾華麗的頂壁，上面有聖馬克 (St. Mark) 獅身及羅馬雄狼的浮雕。向窗的牆上，有建築這宮殿的三教皇的武器。走過新面的地板，到屋中央，地上就有一幅與真人差不多大小的嵌工，鑲成許多裸體女人和孩子，手裏拿着鮮果，十分富麗。我走到這兒，總繞路走過，不在上面踐踏。在最遠一個角裏，才在地氈上放着一張桌子，長約十二尺，背向有兩張椅子。近邊靠牆又有一張近代的讀書桌，上面放着近代地圖，歐洲地形即呈露在眼前。長桌另一方，有一個很大的壁爐，不會生火，看去就像四圍的大理石一樣寒冷。

慕索里尼就坐向窗口，海外有訪客來時，也立起來趨前迎訝。他這張寫字臺收拾得很清潔，於他這樣熱切的人，彷彿太整潔一些似的。他既然每天都要收拾桌子，廢紙殘片，決不隨意留在桌上，所以就需有一個公文夾，收藏文件。他身後又有一張臨時桌子，上面放着隨時要用的書籍，此外，身後又有三架電話。桌面

光滑，沒有什麼修飾，除一隻銅獅子及應用的文具外，別無他物。這張桌子給人的印象，同大廳給人的印象一樣，使人感到一種鎮靜——一個經驗豐富者的鎮靜。

談話資料

我們兩人的談話，每晚在這桌邊舉行。讀者應注意，我們談話時，對於我所認為必須探明的慕氏之爲人一點，並不十分認真嚴肅，所以，本書中的對話，並不如柏拉圖式的對話，並不對於每一種問題，從頭至尾，討論無遺。我們談話的性質，大體在兩人意見相反的諸點。我曾花許多時間，把各項問題想過，如何可以同他辯解，如何最能使他具實談吐，而不流於無盡止的爭論；這即是說，務必設法避免談話時常引起的衝突。他也知道，在根本兩點，我同他是站在反對的地位，而且似乎沒有走入他那營陣的可能；但也就正因這種事實，更給予他一種刺激。更進一步，我總傾向固執於我的反對意見，以使他的談吐更認真，更明白。不過，我自然也顧到許多矛盾處，使談話不致太冗長累贅；他雖然沒有限制我同他談話的時日，但我總覺得應當珍惜他的時間；並且對於讀者方面，我覺得應任其不受拘束。讓各人對於本書所記問題，作不同的主張——以自己的見地，下各自的結論，甚或於某種問題，偏於一種見解，於另一種問題，又偏於另一種見解。我同慕索里尼二人談話時，誰也不絕對固執於某一意見，把這意見說得好到無比，因此，就有這種接近方法

的結果。我們只提出問題，並不會解決問題。

在我的眼光裏，意大利這位獨裁者，已成了歷史中的人物，所以他既任我隨意問談，我就用歷來問其他歷史上的人物的方法問他。我在這方面，是不能分什麼活人和死人的。我同愛迪生握手時，我想到「這又是阿基米德（Archimedes）」！我在寫拿破崙破器傳之前，也在想像中，同這位君王談過數百次長話。關於慕索里尼，情形當然更明顯。我們可以把這許多談話，當作一個全副武裝的「國家理性」，同「和平主義者的個人主義」的交談。我們兩人不同之點極多，就在各人所受教育方面，亦大相殊異。我們所接近的一點，只在尼采方面；當時說到尼采的地方很多，但在這書中，因為節編，已減削了不少。

我所著意研究的，是在廣義上的一個人格。我對於這項研究，既不是私家的記錄，而實地同一個生人談話，又不能像研究俾斯麥、林肯那類人，有書信文獻可稽，所以我只能就一些抽象問題的談話，作一幅印象派圖畫。我這本書，是企圖在間接描繪。有的人，認為一個政治家愛好何種音樂的問題，無關大體，這實是不了解心理分析的藝術，因為這種小事，確能決定一個人的行為。世間一般人，忽視了俾斯麥的內心生活，於是就把他誤認為一個裝腔作勢的武夫，我寫俾斯麥傳，就在替他畫一幅新像，以闡明舊日的誤會。現在慕索里尼雖是個活人，而我所要作的，仍同那次一樣，我要描繪一個新的慕索里尼，以代替現代世人心目中的這人。有時候我回溯到他的過去，這並不在表明一個掌握大權的人，在四五十歲之間，生活上有如何

的矛盾處，也不主研究這人早年的生活。若作傳記，這等彷彿是必要的，但我現在卻不顧及。因為在我的意思看來，每一個人的命運，都有他的定軌，若一個人還是在全人生戲劇的第三齣，傳記絕對寫不成。重複說，我的目的不在作一本傳。而在描寫慕索里尼的人格方面，說明他性格的一般，指示詩人與政治家的關係，是如何的密切。

不過，本書所記談話，不只是關於政治的，或是關於歷史的，或關於道德的，總之，都是關於心理方面的談話。即使所問所答是具體問題，重心仍然在這中心人物的特性方面。若讀者專為時好來讀此書，必致大失所望。慕索里尼的鎮靜安詳，那大廳的幽深寧靜，都使我們談話的口吻，十分嚴肅。凡人想去測海的深淺，決不能在狂風掀浪的時候去做。我有我的放縱和獨見，要問他什麼，即自由發問——就因為這原因，所以我很隨意。

我面見的是一只獅子，既有力，又易受感動。所以我總得使他忍住好性子，不致感覺討厭。有時候，我明白要發有刺的問題，最好是說點歷史上的事，繞點灣兒，並用理論式的口氣，讓慕索里尼去決定，要否對這問題全部注意。有時候，我又得大開其快車，在短時期內，把問題告一段落。老實說，那多天用外國文談話，着實苦夠了我。即是慕索里尼，我大膽地斷定，他至少也得有些疲倦！在我這方面，每天談罷歸來，就像一個放了許多槍的獵人，直到打開了獵物袋，才知到一天的收穫不少。